

劔

筭

劍筴第二十七卷

乘化篇

凡四十二事  
凡四十二條

魯石公劍

南林劍

蘭子劍

市儉劍技

司馬氏劍

荆卿劍

劍隱

許真君遇劍仙

飛仙劍技

虬髯客劍

韋生劍

京西店老人劍

蘭陵劍

嘉興繩技劍

車中女子劍飛

聶隱娘劍

精精兒劍

空空兒劍

薛家青衣劍

長安婦人劍

劍俠

義俠劍

劍俠

目一

乘化

二

翠幃草堂  
八十四

三鬟女子劍

田臙郎劍俠

長安戲場劍

旗亭婦人劍

荆十三娘劍

盧生劍

四明山劍術

壁飛劍技

劔筴第二十七卷

明羅貫錢希言譚輯 雲間范名臨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錄

乘化篇

方術之在天下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故紀仙俠並存劔伎焉

筴曰世傳劔術是遜之高志者故曰天  
遜考諸淮南五遜劔其遜千金者乎然  
軒轅負荷高陽飛騰玄女兵符周官擊  
刺所從來遠皆是物也迨夫含光承影  
之珪出而劔之軼妙極矣要之傳者其

跡不傳者其秘耳猿公蘭子而後習劍者莫辯于唐人哉二三跋扈靡不委裘其君然一遇歿士則無所逞其威福變化若鬼瞬息千里索之不可見聞之者栗如負芒噫神矣技矣庶幾所謂下神仙一等者歟而九國志稱劍俠爲鬼鬼乃陰物故婦人外道多學之此其言河漢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筌乘化

魯石公劔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  
變無形像優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龐之守  
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閤  
不及軫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  
翼尚在肱北着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  
者也未及夫折衝于未形之前者揖讓乎



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  
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說苑

南林劍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  
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于兵弩  
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  
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  
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

女出干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  
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劔擊之術處女將  
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表公問干處  
女吾聞子善劔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  
所隱惟公試之于是表公即杖箬筵竹

晉左

思吳都賦云竹有篔簹箬筵筵晉武昌戴凱  
之撰竹譜注云箬筵葉薄而廣越女試劔

竹是也竹枝上頡橋未墜地女即捷末袁公

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

劍筵

卷

乘化

三

華新書堂

問曰夫劔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埜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

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  
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  
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  
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隊長高習之教  
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越絕書  
唐李賀詩見買若邪溪水劍明朝歸去  
事猿公

蘭子劍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君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蹻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列子

市儉劍伎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儉者  
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儉也願以技  
齋一卒

齋備卒足也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

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  
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  
後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  
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試

齊師愈強于是市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  
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儉  
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  
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  
之于人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  
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  
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  
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遷師而去

淮南子

司馬氏劔

晉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由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漢書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



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

以傳劔論顯

世善傳劔也一曰傳手搏論而釋之史記吳起贊曰非信

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

崩殞其後也

史記漢書略同

### 荆卿劔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劔

呂氏劍杖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

以術說衛元

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于楚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

蓋聶論劔

蓋姓聶名

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入

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劔有

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

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

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

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軻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七

琴帳草堂

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

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使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劍隱

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  
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司人

後漢書

許真君遇劍仙

晉宣帝將亂真君許遜乃弃官東歸嘗憇于  
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珣劍來獻真君異  
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  
娛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

劍爽

卷三十一 乘化

翠帷草堂

與吳君游于丹陽黃堂聞謀姆多道術遂  
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道骨仙  
名在天籍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  
爲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  
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  
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方  
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

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  
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  
君還見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  
里遂建祠宇每歲必朝謁焉

十二  
君傳

### 飛仙劍技

北隋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  
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  
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歿並以傭書爲事

光獨踞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啣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卑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非史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  
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  
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  
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  
崙奴乎安知非劔仙也

虬髯客劔

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靄石旅舍旣設床鑪  
中烹肉且饒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



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  
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  
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  
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  
頭畢歛袂前問其姓卧客曰姓張對曰妾  
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  
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  
張氏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

環坐曰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  
飢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  
食竟餘肉亂切鑪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  
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  
亦有心者焉它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  
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  
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知非君所能致也曰  
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

斗酒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  
之乎靖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  
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其食  
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  
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望氣者言太原有  
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時到太原達之明  
日方曙我于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  
其行若飛迴顧已遠

韋生劍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  
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啣山僧指路謂  
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  
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  
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  
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沒韋  
生疑之素善彈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彈懷

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

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  
見妻女別在一處俱悵甚盛相顧涕泣即  
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  
意不知郎君執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  
日固無它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  
彈悉在乃舉手搥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  
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  
撻不翹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

子十餘以糞餅環之揖韋生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于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糞粉矣食畢僧曰貧道又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

授韋一劔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執殺之  
毋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  
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  
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  
上循壁虛躡捷若猱攫彈丸盡不復中韋  
乃運劔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  
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父乃開門問  
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



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  
終夕與韋論劔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  
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別

唐語林

### 京西店老人劔

韋行規自言少時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  
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  
中多盜韋曰某畱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  
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艸中尾之韋叱

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  
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  
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  
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  
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  
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  
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籜箒韋  
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忤也老人笑曰客

勿恃弓矢須知劔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  
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笏板一片昨夜  
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  
擊劔事韋亦得一二焉

酉陽雜俎

### 蘭陵劔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  
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  
背二十如擊挽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

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  
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  
返白黎黎大懼因敝衣懷公服與坊卒至  
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  
惟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  
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  
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  
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揮劔長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躍揮霍焜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又有短劔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劔植地如北斗狀顧黎

日向試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婦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酉陽雜俎

### 嘉興繩技劍

唐開元年中數救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

由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君有諸戲劣於  
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  
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  
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  
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  
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  
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  
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重吏云此囚人所

累逝縉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  
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  
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  
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  
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躑翻  
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  
吏領至戲場諸戲旣作次喚此人令効繩  
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



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狴犴在此日焉

原化記

車中女子劍飛

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開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

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隘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服紈素

二人羅拜此女亦不荅士人拜之女乃荅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杯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賜觀乎士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惟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也君熟思之先

所能者何事客又尋思良久曰其爲學堂  
中者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  
曾爲之女曰然矣請君試之乃起行于壁  
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  
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於  
壁上行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  
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  
措少頃女子起辭出士人驚歎恍然不樂

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  
士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  
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  
士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  
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  
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  
一器食下士人飢甚急取食之食畢繩又  
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

經念呪餘無它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遂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干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剗逐二女攀緣漸覺身

輕如風二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  
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  
無不中劔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  
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擊我于都市  
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  
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  
容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  
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

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士人曰計甚驚  
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  
也云共君出矣以緝重繫士人胸膈訖緝  
一頭繫女子身女子聳身騰上飛出宮城  
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  
之計望俟它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  
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原化記

聶隱娘劍



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足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鑊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歎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

人舍以藥化爲之水又五年某大僚有罪  
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  
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  
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  
如是某曰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不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  
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  
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

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後遂嫁

之

傳奇

精精兒劍

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夫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對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盡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

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  
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  
見一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  
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  
銷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廻劉聽之至四  
更却返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精兒來  
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  
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聲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躡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

傳情記

### 空空兒劍

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而入冥漠無形而滅影隱娘之

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潛入僕射膈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

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  
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  
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  
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  
去開成年昌裔于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  
道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  
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  
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三

三



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  
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  
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  
人見隱娘矣

傳奇

薛家青衣劍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  
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箴表號曰內  
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

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  
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亾  
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  
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歷山東殺  
傷之餘軍府州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  
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胡  
章女三鎮交締爲媼姪使益相接田承嗣  
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

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中勇  
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  
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  
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  
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筴庭除惟紅線  
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  
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  
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憂嵩以其

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  
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  
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勲伐盡矣紅  
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  
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  
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  
它則待某却廻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及禍  
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

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乃梳烏鬢髻貫金  
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鞋履胸前佩龍  
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  
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  
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  
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  
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  
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

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卽達魏城  
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  
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于庭傳叫風  
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  
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  
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  
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  
威玉帳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寢蘭堂不覺

命懸於手下寧勞禽縱只益傷嗟時則蠟  
炬烟微爐香篆委侍人四布兵罷交羅或  
頭觸屏風軒而躡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  
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  
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  
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酌  
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

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翼滅主憂  
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  
昨來暮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  
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  
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  
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  
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  
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



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它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  
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  
證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  
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爲女  
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  
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  
榮亦甚矣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  
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

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慙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僚友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線酒請座客冷朝場爲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

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訝竟嵩  
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  
所在

廿澤謠

### 長安婦人劍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其色  
莊其氣顓莊顓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  
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  
也遂婦于同里人旣生一子是後則忽有

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  
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  
有子子又乳也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  
它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  
先置人首于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  
怒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  
且前曰我生于蜀長于蜀父爲蜀小吏有  
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

法繩之卒弃市當効力不任其心未果殺  
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願無駭又  
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  
人其子必無狀旣生之使其賤之人爲非  
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旣  
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去

崔龜  
本傳

### 博陵劔俠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

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士人與君不敵不可爲它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

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射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



慎思驚歎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  
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便  
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  
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  
俠莫能過焉

原化記

義俠劍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  
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

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  
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  
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旣明  
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  
滿數年客游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  
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  
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  
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三五

早

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  
于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于十日  
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  
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  
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  
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  
服悉弃于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  
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

不歡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  
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  
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  
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  
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  
此宰頭以雪公冤此客怕懼愧謝此人持  
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  
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

原化記

三鬟女子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時人呼爲潘鷓鴣

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贈云珪之不但通貨財它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貿數年藏鏹數萬遂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

第千京師常珽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它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它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

子年可十七八衣裘縑縷穿木屐立于道  
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  
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以罷隨  
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  
蓋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它事熟之遂爲  
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動  
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有羞時有水陸珍  
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

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週歲矣超一日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子曰每感重恩恨無荅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珠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醢之女子曰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三

翠幄其堂



勿言于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身忽于相輪上舉手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相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臺吳述其事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

日訪之已空室矣

劇談錄

田彭郎劍俠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珪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宅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于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

荀求之不獲且虞它變一枕誠不足惜卿  
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

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

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迹

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  
龍武庫蕃將王敬弘常畜小僕年甫十八  
九神彩俊麗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  
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

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  
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  
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何  
言之謬也旣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  
琵琶至座客歎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  
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廻復三餘里  
夜且無行伍旣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  
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寔罷及

明遠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

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

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

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

事欲以報恩儉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

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

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

者小僕曰儉枕者呂彭郎也市廛軍伍行

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  
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  
之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  
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  
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睹膨以與  
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危六七七  
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梯來  
不怕他人惟懼于爾旣而相值豈復多言

于是昇至左右軍■款而服上喜△得賊  
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  
在官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

盜內外囚繫數百人于是悉令原之  
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  
但賞敬弘而已劇談錄

長安戲場劍

唐貞元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劈而墮足

自脛而脫善擊球擣蒲戲又善舞劔數丹  
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  
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獨異志

### 旗亭婦人劔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  
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蒞

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

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言身言集

刺箋

卷三七

乘化

平三

李煜書



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  
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  
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允

給即曰僕之厄塞貼于溝瀆如止到其  
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  
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  
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  
期尚未出游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

以須冬集可矣立遂成焉閱其家豐儉得  
所至于扁鎖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  
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  
帛以付立日未嘗缺立憫其勤勞因令傭  
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  
歲產一子惟日中再歸爲乳母也  
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乃  
冤仇痛纏肌膚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

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  
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  
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平也公

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  
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婦笑曰無多疑  
慮事不相縈遂拏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  
立開門出送則已不久矣方徘徊於庭遽  
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

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  
舉帳小兒首已離矣

集異記

### 荆十三娘劍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俠爲事至  
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

三娘爲亾夫設大祥齋因

亦詳

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

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

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

勾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

已偶話于荆娘荆娘亦

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

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  
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  
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北夢  
瑣言

盧生劍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  
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  
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  
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  
相捨因邀同之南岳盧六言見故在見是  
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樂  
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  
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

只得此術豈可輕道邪盧復祈之

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

色勇今夕須傳勿等閒也

風馬牛焉不意盱眙相

身君

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眇之良久曰某  
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  
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  
之如扎唐恐思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悞

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  
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  
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躋之道者  
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  
此事戒之

酉陽  
雜俎

### 四明山劍術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劍術  
日有夫婦偕詣山居攜一壺酒寂

劍筴

卷三十七

乘化

異



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

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請

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

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

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

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

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

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

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  
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爲此其僧  
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脚徘徊間不見  
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

心止

北夢  
瑣言

### 壁飛劍技

唐駙馬柴紹之弟有材

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

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拔引又

佛殿柱至簷頭捨椽覆上越百  
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  
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

朝野  
僉載